

南大基金会丛书

孔夫子南游夜郎国

◆ 符懋著



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资助

孔夫子南游夜郎国

（杂文集）

符 懋 濂 著



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资助

书 名：孔夫子南游夜郎国（南大基金会丛书）

出 版：符懋濂 Foo Meng Liang
25 Phoenix Garden
Singapore 668292

资 助：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
Nantah Education & Research Foundation
711 Wisma Lim Foo Yong
86 Jalan Raja Chulan
50250 KL Malaysia

承 印：益新印务有限公司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 (45169-K)
21 Jalan Segambut Selatan
51200 KL Malaysia

版 本：2014 年 8 月（第一版）
2016 年 2 月（第二版）

书 号：ISBN 978-981-09-1721-0

定 价：S\$15.00 RM25.0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序：出版《南大基金会丛书》缘起

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的前身是南大事业有限公司，经过公司全人力推动之下，“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于 1998 年 4 月 4 日注册成立，作为更全面贯彻与发展南大同学 纪念母校的延续形式。

顾名思义，本会是以教育与研究作为活动的主轴。秉持创会的宗旨，本会已拟定多项中、长期计划，在高级人才，特别是研究人才的栽培，社会与经济课题的研究，知识的交流与传播，文化学术贡献的表扬等领域，有意作些开风气之先的尝试与努力。在推广教育与研究的同时，本会亦视情况需要，资助出版高水平的著作，以鼓励学术研究、文艺创作、传播知识与思想。

南洋大学是东南亚华人文教史上光辉的表征，在风雨飘摇的年代茁壮成长，却最终在环境的压迫下陨落，使民族教育蒙受巨大的创伤，让千百学子和爱护南大的人士深感悲痛。然而，25 年来的春风化雨所散播的种子，栽培扶植了不少英才。如今南大校友遍布世界五洋七洲，超过 15 个校友会与 7 个网际网络，对各居留国做出贡献。南大虽然消失，但南大精 神仍然存在，且延绵不绝，远播盛传。南大校友不乏载笔之士，著作等身，自成一家之言，且备受社会肯定与表彰。“石在火不灭”，只有文化、智慧与精神的承传才是传诸百代的精 神遗产。所以，我们设立

《南大校友丛书》出版基金，以期将智慧、新知和人文关怀透过书籍的出版，回馈人群社会，鼓励新一代薪火相传，发扬先辈的潜德幽光，并为创造新猷而努力。

因此，我们成立评审委员会，负责评选高素质的各类著作予以资助出版。2003年，本会已经出版第一辑《南大校友丛书》；2004年，我们再接再厉，继续推出出版基金。2005年始，易名为《南大基金会丛书》出版基金，公开予校友与非校友申请。迄今，我们先后获得丹斯里颜清文、丹斯里拿督林源德、潘斯里拿汀斯里魏顺莲女士、拿督刘宗正教授、拿督张泰卿先生、拿督余国隆先生、林忠强博士、杨天德博士、黄宏荫先生、张燦泉先生、刘庆祺先生与黄明治先生的热忱资助，谨此致谢意。他们的资助使丛书得以顺利付梓问世，并希望此举能收抛砖引玉之效，吁请各界人士慷慨解囊，使《南大基金会丛书》的出版计划能连续不断地推展下去，持续产生社会效益。

丹斯里拿督林源德

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主席

2013年

目 录

- 001 代序：还是杂文时代
- 003 孔夫子南游夜郎国
- 005 黑毛人讲的红毛话
- 007 为汉奸大作翻案文章
- 010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之再议
- 013 新加坡能成为“文艺复兴”城市吗
- 015 评“国富未必等于力量”说
- 017 关于“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
- 019 西方不亮东方亮
- 021 谦逊不再是美德
- 023 身份与认同
- 025 矮鼻子碰上高鼻子（漫画鉴赏）
- 028 会长选举
- 030 “以史为鉴”小议
- 032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 034 白云大妈出书记
- 035 老狼的逻辑
- 037 噢爸妈，他们的确太无耻了

- 038 不是什么都可以“分享”的
040 不存在剥削与压迫
042 爱在心中口甭开
044 白开水与酸辣汤
045 不识抬举
047 苍蝇与粪坑
049 差之毫厘，缪之千里
051 吃饱撑着，干嘛不呆在家里
053 从迷你 mini 到密实 maxi
065 痴人说梦话
057 从十字军东征想起
060 从洋人裤裆里钻出来的
062 打落水狗
064 董狐之笔不留情
066 赌徒与政客
068 对牛弹琴感慨多
070 多余的人干多余的事
072 从“华语”谈到“满大人”
074 鳄鱼的眼泪
075 疯猫症
077 “高薪养廉”是个伪命题

- 080 狗性杂谈
- 082 还是敢于说“不”
- 084 好 how 赌 do 又 you 赌 do
- 086 黑人为何跑得特别快
- 088 黑匣子有话说
- 090 后悔当初没请假
- 092 鸡毛可否当令箭
- 094 鸡头与牛后
- 096 家丑内扬：关于 502 个简体字
- 098 假如我是教育部长
- 100 江河之水向上流的，是主流
- 102 讲课需要激情吗
- 105 揭开苍蝇诅咒的奥秘
- 107 禁书目录与文字狱
- 109 莱佛士在上海登陆
- 111 老师是透明的
- 113 老顽童的算术（漫画解读）
- 116 李大嘴的梦呓
- 118 林大师的灰色幽默
- 120 另类霸位
- 122 走江湖、卖膏药

- 124 李敖大师，您还“有话说”吗
126 母鸡的往事
128 南大“注定失败论”
131 你们会写一到十吗
133 牛蛙的“对等论”言行
135 Cowboys 的稀世衣钵
137 “女”字为何没加“口”
139 潘老受衔泪盈眶
141 人生旅途的新起点
143 如果你疾恶如仇
145 “色”字头上一把刀
147 作伪与辨伪
149 中国人的当官瘾
152 中国、中国人及其他
155 “治外法权”之滥用何时了
157 指鹿为马
159 政客与政治家
161 整理史料，刻不容缓
163 再读文天祥《正气歌》
165 卸用物品与卸用文人
167 应以蝮版之死为戒

- 169 “一手遮天”由来及其他
- 171 叶老师口中的谢太宝
- 174 天光云影共徘徊
- 176 要是没有 THEN 呵
- 178 燕京夜话
- 181 到底是熊猫还是猫熊
- 182 向宝岛的民主斗士致敬
- 184 享祖宗富、造子孙孽
- 186 断了尾巴的狐狸
- 187 香蕉人的内心世界
- 191 我与移民局的一段情
- 193 我学英文的心路历程
- 196 我们是志愿军老兵
- 198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 200 闻屁精的特异功能
- 202 为孙女写儿歌
- 205 她，为什么需要你来爱
- 207 为了忘却的追忆
- 210 歪嘴和尚乱念经
- 212 太阳、月亮、星星
- 214 同舟共济

- 215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217 关于“天可汗”的问与答
219 啼亦非，笑亦非
221 桃花运变成了桃花劫
223 世界之最及其它
225 对牛弹琴
226 从《贞观政要》窥探唐太宗治国之道
230 尽信书不如无书
232 打谷场拾穗
235 回归随想曲
236 神州大地在哭泣
239 手（叙事诗）
242 心如焚（仿满江红）
243 夜无眠（仿水调歌头）
244 后记

代序：还是杂文时代

记得有人说过，上世纪初叶至中叶，鲁迅先生写了许多精辟的杂文，因为他很幸运，生逢其时，处于杂文时代。其言外之意似乎是说，假如鲁迅先生战后出世，今天还活着，不论他在新兴岛国还是在文明古国，他既写不成《阿 Q 正传》，也写不出许多精辟的杂文。对此，我绝不以为然。

姑且不说鲁迅能否以《二毛子歪传》（或《香蕉人外传》）取代《阿 Q 正传》，单就写杂文一事而论，我想只要鲁迅还是鲁迅，他就能写出更多精辟的杂文，因为我们还处于杂文时代！可作为杂文写作的题材，有增无减；可嬉笑、可怒骂的人与事，到处都是，有些远在天边，有些近在眼前。“嬉笑怒骂皆文章”的时代，显然还在延续着、延续着，也许永远属于“现在进行式”（present continuous tense），永远不会成为“过去式”（past tense）。

嬉笑怒骂既是一门学问，更是一门艺术。是学问，因为它需要广博的知识，锐利的眼光，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是艺术，因为它需要真实的情感，较高的技巧，具含一些感染力。

此外，爱憎分明、疾恶如仇当然也是写杂文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惟有爱憎分明者，才能理直气壮，心中才能存有、释放“三敢”——敢怒、敢骂、敢笑。惟有疾恶如仇者，对于天下不平之事，若难以容忍，就会“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

手”；对于身边可笑之事，如忍俊不禁，也不应轻易放过，一定要让自己和读者笑个痛快！

当然，骂与笑不宜截然分开，最好是骂中含笑、笑中带骂，而且要骂得有理些，骂得斯文些，骂得含蓄幽默些。至于笑就更加复杂多样了：既可以是会心微笑，开怀大笑，也可以是话中有话，又酸又辣，更可以是“笑里藏刀”，或棉里插针，于褒以贬。

那么，嬉笑怒骂的对象为何？我想应该就事论事（不应因人论事），不要涉及人身攻击，否则就会失去杂文写作的社会意义。该怒、该笑、该骂的人与事，可大可小（最好抓大放小），但无论如何，都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价值，能多少体现“三该”。这点尤为重要，不可忽略。

无论如何，作为文学艺术的杂文，必须力求简洁精炼，最好能像短小锋利的匕首！

孔子南游夜郎国

据史籍记载，孔夫子为宣扬其仁义主张，曾周游列国，其中可能包含夜郎国。说是“可能”，因此事尚有待考证。

夜郎国虽国小民寡，远在南疆边陲（今贵州境内），然相传该国尊孔崇儒，官少俸禄，民皆富庶；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名声之响亮，不逊于中原之春秋五霸。孔夫子得悉，心喜而神往焉。

有鉴于此，鲁哀公年间某日，由子路、颜回等数高徒陪同，孔夫子不辞舟车劳顿，千里迢迢，前往夜郎国。“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夜郎国君欣喜万分，亲自出宫迎客，并在王宫设晚宴款待之。

翌日，夫子一行漫游名胜逍遙谷。谷内以博奕宫为主体，销魂殿、玉女堂、藏春楼、怡情阁则分布四周，游人熙来攘往，热闹非常。既有花街，又有柳巷，花团锦簇，杨柳依依，春光明媚无限好。夫子等人漫步其间，目不暇给，然皆面无悦色。

三日之后，国君应孔夫子请求，双方在王宫对话。

“贵国得天独厚，风调雨顺，既无天灾又无人祸，何其幸运也；黔首丰衣足食，皆安其居、乐其业，岂有设博奕宫之需乎？”孔夫子问道。

“博奕者，当今时尚也；博奕宫之设置，乃顺应时代潮流。敝国若不为之，则滔滔肥水，岂不皆流外人田哉？”夜郎国君理直而气壮。

“陛下此举，可曾征询民意？可顺应民心？可顾及社会成本、文化代价？”夫子再问道，似乎不太客气。

“何须征询民意？夫子可曾谓弟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寡人夙遵此教诲，得以安邦治国也。”国君依然理直气壮，夫子则无言以对。

“然则，夫子亦屡教诲吾等：‘政者，正也’。‘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则反是。’设置博奕宫，岂可成人之美乎？”子路语惊在座，毕竟属孔门高足。

“博奕宫之设立，乃供他国游子之玩乐也。国人明智，均能洁身自爱，且有防范之策，何以‘成人之恶’哉？”夜郎相国加以辩解，不甘示弱。

“陛下是否曾赞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然不愿国人沉迷于博奕，为何欲使他人趋之若鹜？为何损人以利己？”颜回同样口齿伶俐，得理不饶人。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国君险些脱口而出，因恐有损颜面，欲言又止。

“‘不义之财不可取’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本为贵国所崇信者。而如今，君子爱财之‘正道’是否犹存？‘仁’与‘义’是否尚在？”孔夫子苦口婆心，语重心长。言者虽谆谆，然听者皆藐藐焉。

“财所生处，便是有道；利所到处，便是有义。若无财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尔等之巧言，切不可听也。”相国也认为孔夫子迂腐不堪，未能与时俱进，故而废话连篇。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夫子感慨万千，大失所望，只好悻悻然乘着马车，即刻悄悄回返鲁国去。

若干年后，孟子得悉此事，复非议夜郎国损人以利己。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2010年4月28日）

黑毛人讲的红毛话

红毛话原本是红毛人的话语，但传入黑毛社会之后，据说它就提升为高级语言，也就成上等人的身份证。是耶？非耶？我想至少对红毛语岛国是如此，对那个每 22 分钟发生一宗强奸案的黑毛古国，也该是如此。不过，也许我的听力不佳，悟性不高，总觉得大多数黑毛人，当然包括我自己在内，讲的红毛话都是“不落根”的。

所谓“不落根”，再此有两层含义，红毛语的与黑毛语的，各不相同。就先说前者吧：“不落根”是红毛话 Broken 的音译，意为支离破碎，很不好听、不好懂。这首先体现在语音语调上：许多词语的发音不正确，语调不标准，无法拿捏音节调子，所以红毛人总觉得它“怪腔怪调”，很难听懂。同时，语法出错也成为一种常态，似乎难以避免、纠正。或者因为词汇贫乏，红毛话中夹带黑毛方言土语，变成了一盘盘的杂烩，异味十足，外人难以品尝，乃至于反胃。句子的链接也成大问题，因为不善于使用连接词，满口不是 And、Then，就是 At the end of the day，令人听得周身发毛，很不自在！至于如何运用语气来表情达意（如一句 Thank you 就有好几种的语气，语意各有不同），那更是难以想象、捉摸的奢求啦。

其实，红毛话在红毛人口中，原本是委婉动听的，但到了咱们黑毛人嘴里，就变味、走样了，抑扬顿挫消逝无遗，语言美感

流失殆尽，哪能称得上什么“高级语言”？称之为“二毛语”，或许更加切当一些。

再说说“不落根”的黑毛语意。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也只能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无数的事例表明，发源于红毛社会的红毛话，虽在红土壤里落地生根，花繁叶茂；但传入黑毛社会后，就长不出主根来了，或者因为须根太纤弱，无法深入黑土壤里，哪来花枝招展、满园芬芳？故谓之“不落根”也。说得更明白一点，咱们讲的黑毛语，自然、亲切不在话下，同时既可引经据典，显示民族文化的深度内涵，又可出口成章，成语、谚语、歇后语挥洒自如，所以显得生动活泼、趣味盎然。反观黑毛人讲的红毛话，因为缺乏相关的民族文化底蕴，大多很肤浅、很苍白、很单调，几乎没有文化色彩、韵味可言。

我在黑毛人讲红毛话的语境里，工作了二十多年，发现他们的红毛话和咱们的黑毛话，根本不在同一档次上：无论私下交谈，还是会议发言，能够运用红毛成语谚语，或者援引红毛诗词、经典的黑毛人，犹如凤毛麟角，我还没遇见过！这也许是他们要降低黑毛语水平、使之不落根的原因。

若有人试图以讲红毛话作为融入社会、效忠国家的准则，那就未免太荒唐、太离谱了！